

新刻
改正

孟子

後藤點

三

58

151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魯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絳宮。夷則。無射。為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實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

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意與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

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

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山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

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於眾也

仁者存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

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

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

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

喪無日矣

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

方蹙魚然泄泄

蹙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蹙蹙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君臣無得泄泄然不怠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誠毀也故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陳善亂邪謂之敬者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臣以難事

責於君。待其君為不義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盡其責也。

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者。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

以人之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

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其則身殺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所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湯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

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

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

保四體。

言必死。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

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

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敬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效是也。反求諸己。謂及其仁。及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齊邑人祝齊桓公曰。願王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

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濼出而女

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

與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

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夫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

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
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去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

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千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

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

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

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

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

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一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

也走音奏瘡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平此也故為淵陂魚者獺也為叢叢

爵者鷓也為湯武鷓音去聲鷓與雀同鷓諸延反淵深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鷓與驅同獺音闕

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鳥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則諸侯皆為之皆去聲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

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

能淑載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上而已身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

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

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

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至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

無人欲之邪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

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孟子曰道在爾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其邇親之長之在人為其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

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

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及身不誠不悅於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及身不誠友求諸身而

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

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季子

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察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一老

者天下之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者伯夷太公也天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善民致敵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

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宰民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賊棄倍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嘗卿宰家臣賊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嘗卿宰家臣賊猶取也取民之粟

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

地以戰殺人盈野盡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塗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塗土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未

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

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空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

次之辟艸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兵起之徒連結

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

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會中正則眸子瞭焉會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眸子眊眊音了眊音耆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

而明不正則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

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度反廋音

心之所發故先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搜廋匿也言亦

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密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不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授音受淳于姓髡名齊

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道嫂溺援之以手乎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

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人則先失其所以授之之具矣是欲使我

不親教也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公孫丑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及夷矣

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

必自行正道則是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

有善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季子曰事孰為

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聞之矣矣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

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廢體辱親雖日用二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親事之

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志養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

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會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

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者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

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季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

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之見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宋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

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

子敖之齊

子敖王子驪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

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諛諛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博孤反啜冒悅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

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

避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也

為無之為去聲避空馬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生者禮也死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為道者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木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

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禮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

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節節文章樂則生

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舉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

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啣芥也。惟舜為然。不得

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木而

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九人所難也為人蓋泛泛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

重親之道而尊卑底豫。尊卑底豫而天下化。尊卑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及尊卑底之

也尊卑至順當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名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尊卑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六

朱熹集註

離婁喜荀下

凡三十三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野西夷之人

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野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十有餘里世之相

後也十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

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是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人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橋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之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

有公卒正大之體細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漲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河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處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與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

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

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

孔子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絕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

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

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及然後

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

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曹錮纒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一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

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必有董而後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

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

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

○孟子

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

不為己其善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知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

不足以及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顯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

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書者未之有也

服入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誰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不舎晝夜為料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取爾

舍故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啻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糾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故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千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

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言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志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之君

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

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此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保之是以戰兢惕厲而來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

入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

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其國者遂跡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百言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聖人以繼

之而各舉其一專以見其慮動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在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

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

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透

杌音元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以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相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八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

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

斬絕也木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子未得為

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

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羣聖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及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羽升善射其夏自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在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

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
它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
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其戾之賊蒙乃逆
○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眉也潔
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則皆反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

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
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

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
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
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
下之理本皆利

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道
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者，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以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人者，人恆敬之；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禮則職喪位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何難焉？一朝之患也。乃若所長，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人者，人恆敬之。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一朝之患也。乃若所長，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人者，人恆敬之。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一朝之患也。乃若所長，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人者，人恆敬之。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表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天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禹禋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意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禋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

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
 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位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纒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纒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纒冠而往救之則

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

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
 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去章子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嚴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之行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

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人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士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

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

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

我將及寇退曾子友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魯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荷木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宜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子思居於衛

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

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子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

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舜與人同耳

闕古

儲子齊人也闕闕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商所與飲食者則
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
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
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遙又音異墻音牆施如字意富貴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怨罵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

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
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

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食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曰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
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

惡去聲去音扶愁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然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

非怨父母也揚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
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弟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

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舉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
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
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

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艾有妻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雙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雙怨於父母也

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毀腹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瑟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住入舜宮舜在牀琴象自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

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揜去也階梯

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毀腹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首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旁出舜既入深鑿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瑟所彈五絃琴也張瑀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妻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日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其

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固以非其道彼以愛兒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歸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欺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兒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

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

乎庠音鼻流徒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

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

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士口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得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類聲。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一編。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俱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退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晉天之。下。莫非王之。率土之濱。莫非王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

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知以辭而已矣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亦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下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

之志在於憂皇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

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賢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其

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祇載

見賢則止見賢則止見賢則止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太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瓊瓊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辭敬事賢賤往而見之敬謹如此賢賤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賢賤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

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人

有諸聖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堯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

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臯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不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

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下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

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治去聲朝音去聲朝音

潮夫音扶南河在兖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大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

問曰人有言皇極於萬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皇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

之子而從舜也禹薦舜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啟曰昔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

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揚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

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奉繼禹

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

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

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

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之謂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

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

也復歸于亳

相王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禪音壇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有諸（要平聲下同）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焉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介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

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賢五高反又戶驕反賢賢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鄉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言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於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

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

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潔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若伊尹以割烹要湯。原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

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

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

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

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待入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及疽。上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壘。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礼主於辭遜。故進以礼。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礼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遺宋桓司馬將

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院主司城貞子

為陳侯周臣

要。索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雝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道宿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雝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待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自果奚自嘗與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自果奚自嘗與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事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笑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虢。諸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

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虢。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公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羊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

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

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黨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黨以成

其君也。然此事。豈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

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

出處之太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真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

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

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歷及接猶承也漸清米水也清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
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

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

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

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王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持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紀綱又金始震而玉終

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聲則巧

也聖聲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

中非兩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

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木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愚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

借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二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文之類是也天子之卿

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

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

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

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吏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

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天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二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八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八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

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

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

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

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摭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索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

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特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

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

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

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支唐也入云則入坐云費音秘般音班惠公魯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

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支唐音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

上敬下謂之尊賢量賢尊賢其義一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賢用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誑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際謂人以

禮儀解帛
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

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受未詳萬言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

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
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

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道

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則交以道如魏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豚之類也

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敬書作怒徒對反德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財也國

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怒無凡民

二字諷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首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

為衍字且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

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

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

義之盡也孔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去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

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

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直而豈可遠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

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自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

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

曰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不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

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

皆無之疑也出也輒也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空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

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

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求食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聚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富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

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

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

委為偽反會工外及當都浪反乘去聲苗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

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

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當處貧賤也○尹

氏曰三曰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

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人士無爵士不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

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

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天馬畜及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拘使去聲亟數也鼎肉

熟肉也平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大馬畜仍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

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

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

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樂悅賢之至也惟堯

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

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

也為並去聲繆公欲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如

何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

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千乘比百去聲名曰

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

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

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

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此路之義萬章曰孔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

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

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事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

何卿之間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及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言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孟子言也

孟子言也

孟子言也

孟子言也

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

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

